讀書雜志

管子弟三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八觀

猥計

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尹注曰、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念孫曰、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非也、

國城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念孫案國城、當爲國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即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

遺苞

大凶則衆有遺苞矣、今本遺上有大字、洪曰、大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念孫案尹注亦無大字、今删、尹注曰、時既大凶、無復畜積、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洪曰、苞讀爲塗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旁、念孫案洪説是也、凡從

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穀梁傳隱五年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苞即俘字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作苞邱子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抱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桴罦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

什一之師三句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劉云前言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亾稅三之一矣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師爲師役明矣尹注不足辯

損瘠　損其正心

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蓄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念孫案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蜡氏掌除骴、與胔同、鄭注曰故書骴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瘦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胔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

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損、尹注同、

亟蒸

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亟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尹注曰、蒸冬祭名、念孫案亟蒸二字文不相類、且四時皆有祭、何獨舉蒸言之乎、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所以致民睦也、故亟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葬、二形相似而誤、

本求朝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尹注曰、謂原本尋求朝之

得失、念孫案尹說非也、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法禁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其民者、此下有脫文、正經而自正矣、尹注曰、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念孫案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閒、當有脫文、尹强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亡黨　壼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

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念孫案亡黨

二字義不可通亡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又案下文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文義皆不可通兩亡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壺矢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偹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會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會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威羣

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淇曰、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隱行辟倚　遁上而遁民

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尹注曰、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劉曰、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即周官之奇衺、樞言篇曰、名正則治

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亦非、遁上而遁民者、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和親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念孫案、和親皆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

其諼、

漁利蘇功

莫敢超等踰官、今本莫上有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茲據上句刪、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尹注曰、因少擣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念孫案尹說甚迂、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穌、把取禾若也、廣雅曰、穌、取也、穌與蘇字異而義同、

重令

綦組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念孫案綦、當爲纂、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綦、）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其攻

明主能勝其攻、（今本主譌作王、以意改、）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主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念孫案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亓、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

流六虐、今本六字並譌作其、勝六攻、卽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

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

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三者字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

而可以得富者、念孫案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下文曰凡國有

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

則祿賞不足以勸民、上有有字、則下當有者字、此文上無有字、則下不當有者字、版法解無、

則戰不勝以下三句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

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念孫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母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顚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法法

民力必竭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

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本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

本作民力必竭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礦石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今本脫也字據羣書治要及初學記政理部藝文類聚治政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所引補毋赦者痤雎雎與疽同之礦石也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作磏石念孫案礦字本作磺說文磺銅鐵樸也磏厲石也皆非治痤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

宜砥石、故曰、痤睢之砥石、

所以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朱本上所以作足以念孫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為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

賤、

胥足上尊時而王　頃時而王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念孫案胥足上尊時而王、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注、胥、相也、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為須、須、亦胥也、

信密

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念孫案密本作必、後人罕聞

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不與大慮始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念孫案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

雖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念孫案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雖字

不智　智靜之修

六者謂生殺貧富貴賤、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曰、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念孫案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弒父弒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

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

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為智慧之智覺聞曉為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

鈔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幷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亾矣、

事君　非敢　不敢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念孫案牽瑕蔽壅之事君者、衍事字、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衍敢字、爲令之有所不行也、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

滅絕侵奪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務物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念孫案務、當從宋本作矜字之誤也、注內務字同、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古今　此二者　不廢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

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所謂擅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念孫案此所謂擅也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尹注曰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而民務積聚也則無謂字明矣

則內亂自是起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念孫案宋本起下有矣字是

也、上文曰、則外難自是至矣、正與此句相應、

兵法

因其利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念孫案因其利、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作因其利者、涉上下文利字而誤、

不巧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爲功、字之誤也、七法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巧、七法篇作

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

敎其身

一曰敎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敎其身以號令之數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尹注非

韗

睪韗章則載倉而駕尹注曰韗韜也念孫案韗本作皐卽櫜字也詩彤弓時邁傳並曰櫜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皐是櫜皐古

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韣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大臣

惕而有大慮　惕而亟驕　吾君惕

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尹注曰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爲愓字之誤也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句郎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愓而

亟驕愓、亦當爲愓悍、荀子榮辱篇曰、愓悍憍暴、是也、憍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愓、愓亦當爲愓、

兄

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嵲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脅之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搚字之假借、說文曰、搚摺也、一

曰拉也、揩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搚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俗脅爲搚、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搚幹而殺之、何注曰、搚、折聲也、以手搚折其幹、釋文、搚本又作㩭、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脅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歸死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念孫案無所歸死、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徙人費

誅屨於、徒人費、引之曰、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也、辯見經義述聞、

彼知能弱齊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念孫案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尹注曰、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念孫案尹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不能待　不能止待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尹注曰、待、猶擬也、引之曰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晉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

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踐位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念孫案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尹氏不察而云入國二年方得踐位謬矣

外亂之本

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念孫案外亂之本也本作亂之本也亂上外字涉下文外犯諸侯而衍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其事皆在內而不在外下文外犯諸侯乃始言外事耳尹注非

其智多誨　自反

吾君惕惕當爲惕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大慮下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反也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治容誨淫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誨魯讀爲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

其自反也、國無闕亾乎、尹注皆非、

甲十萬　車三百乘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引之曰、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又案下文桓公築楚邱以封衛與車三百乘、甲五千、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

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衞是其證

博於糧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尹注曰博於糧謂多委積劉曰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蒙孫博於教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曰蒙孫小匡作曹孫宿念孫案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孫謂曹蒙聲近而字通非也博於教當作博於敦敦與

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斆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敎而誤

諸侯許諾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引之曰、諸侯許諾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君臣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引之曰、君、當爲羣、羣臣、

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士者卽羣臣矣。又桑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出欲通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逍，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尹解出欲通曰，出謂欲適他國。劉曰，出疑士字誤。引之曰，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擧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

之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敖、賫省作賣、歎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爲次　多不發　多而發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念孫案、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尹注非、洪云、發讀爲廢

謂闢闢荒野爲原田、又致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尹以發爲相告發非、念孫案下文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行而宗、

行此三者爲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引之曰、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耕者農農用力、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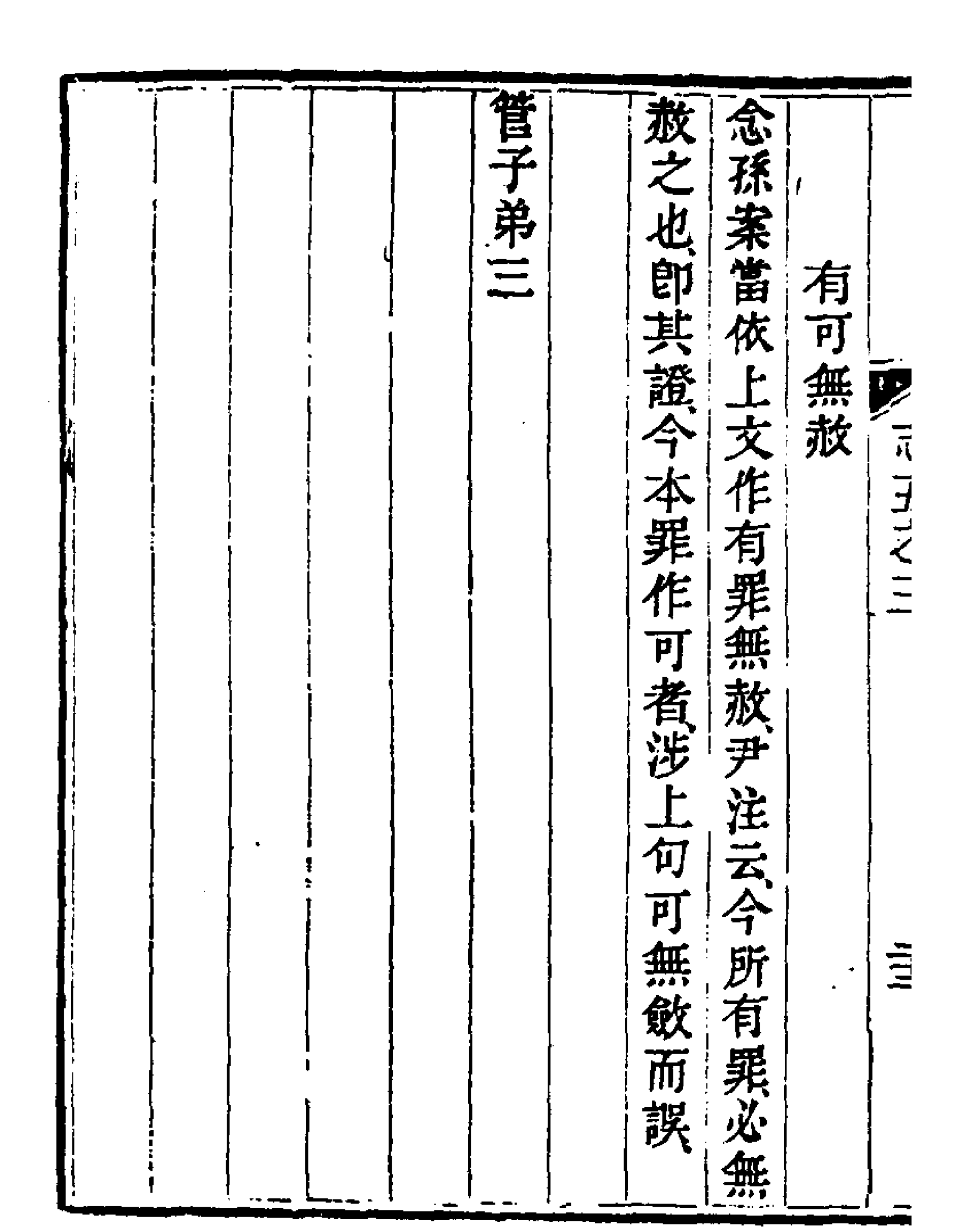
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卽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上文云、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下文云、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此云、耕者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二字、上與士對、下與工賈對、是耕者卽農夫、而農用力之農、自訓爲勉、非謂農夫也、

兩者字

行此三者爲上擧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念孫案下兩者字因上者字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處華下交好飲食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尹讀處華下爲句、交好爲句、飲食爲句、注云、處華屋之下、則淫佚、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劉曰、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友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念孫案劉說是、



有可無赦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尹注云、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即其證、今本罪作可者、涉上句可無斂而誤

管子弟三

管子弟四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中匡

刑罰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引之曰刑罰當為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重罪即死罪輕罪即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金軍

過罰以金軍句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引之曰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救敵之國

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引之曰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

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执，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謂怨仇也。太元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即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救即仇敵之仇，非救助之救。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尹注未了。

兩必字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念孫案：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

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寬而不淩

有司寬而不淩念孫案淩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淩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小匡

為其君動　動於時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莊九年左傳正義引此動作勤齊

語作勤、淇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念孫案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動、亦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戮羣臣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念孫案戮羣臣、當從朱本作戮於羣臣、戮於羣臣者、下文曰、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是也、脫去於字、則義不可通、左傳正義引此、正作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齊語作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念孫案左傳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則本作請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請受而甘心焉者、後人依左傳改之、而不知與下文不合也、且是書之文、不必皆與左傳同也、

所謂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念孫案謂、當爲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上文

諸字凡五見、皆其證、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洪云、正義所引是、念孫案夫鮑叔之不忍僇賢人、語意亦未了、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僇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尹本則大誤矣、尹注亦非、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有得力焏之功、猶倘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

以貳君也、念孫案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

插衽

管仲詘纓插衽、念孫案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即插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太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揵、孫說同、

應公之賜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念孫案應者、受也、廣雅應受

也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我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且不朽尹以賜為賜於大謬

戎馬

戎馬待游車之獘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為率　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曰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念孫案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下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

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毋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一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曰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穀芟

比耒耜穀芟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耞芟宋明道本如是韋注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耞作枷宋本作殺芟殺卽耞字之壞今又譌爲穀矣尹注非

旦暮

以旦暮從事於田壄。引之曰，旦暮本作旦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昔。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昔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昔與夕通。

敬畏

是以聖王敬畏戚農。念孫案，敬畏戚農當作敬農戚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近而誤，尹注非。

論比計

權節其用、論比計、引之曰、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譌、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厤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犧牲不勞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尹注曰、過用謂之勞、念孫案尹說非也、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俗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

取人物曰撈矣、

止民用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念孫案止當爲足、尹注非、

則其制令

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孫云當依通典百四十八作

則有制令、

師

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今本脫爲字、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五鄉

之師率之、念孫案師、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上文三鄉

一帥、卽其證、

政定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念孫案政，卽正字也，正與定古字亦通，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閭

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念孫案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

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尤其明證也、

時使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念孫案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愼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可立而時

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念孫案可立而

時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章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旹以㞢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厤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厤制度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

不肉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念孫案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是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宊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宊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宊今詩宊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宊字若

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疢矣

兩故字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念孫案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鮑叔牙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念孫案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

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並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徐開封

徐開封處衛念孫案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當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臣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八千人

又游士八千人引之曰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齊語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爲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有也說見釋詞

河陼　綱山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陼綱山於有牢念孫案河陼當依齊語作有陼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陼不作河陼也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繯山於有牢賈注曰繯還也是賈本作繯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作經與繯字相似繯譌爲經又譌爲綱耳尹注皆非

吉臺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念孫案吉字疑卽臺字之

誤而衍者也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衛之四邑無吉字

八百乘

有敎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引之曰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方地

濟汝水踰方地劉曰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謂霸形篇念孫案齊語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七引並作方城尹注非

投柎

方舟投柎。念孫案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卑耳之貉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爲谿。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尹注曰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劉曰薦當依齊語作庶。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

要當爲要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於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譌、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壘

甲不解壘、念孫案壘當依宋本朱本齊語作纍、韋注曰纍所以盛甲也、補音纍律追反、

縷帛布　四分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念孫案縷帛布本作縵帛布、縵帛、說文、縵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縵帛爲茵、縵帛與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

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緩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緩纂以爲奉韋注曰緩纂以縵繼纂不用綵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即今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枚字又譌作散辯見經義述聞通說）鹿皮四个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社邱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邱引之曰地無名社邱者當從

朱本作牡邱春秋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是其地也齊語正作牡邱

姑姊

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辭結

足恭而辭結劉曰大臣作博於敎而文巧於辭念孫案敎當作斆斆與學同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說見大臣

大司田　賓胥無　大司理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念孫案大司田本作司田大司理本作大理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田無大字羣書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又作請立以爲大理無司字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皆作大理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

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卽其字也念孫案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臣篇曰賓胥無堅彊以良可以罰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云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

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棐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譌。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管子弟四